



上图：2024年10月11日上午，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。庭审结束杨妞花向记者讲述庭审经过。

养成了很多常人难以理解的怪癖。“我特别怕黑。”从小到大，漆黑的夜晚或黑漆漆的房间都会让她心生恐惧，直到现在，杨妞花没有一个人住过酒店，永远有人陪着。躺在床上时，手脚一定不能伸出床边，她害怕床下有什么未知的怪物。

杨妞花不确定害怕黑暗的原因始于哪里，只知道脑海里有一个模糊的画面闪过：在黑暗的屋子里，有人用皮带紧紧地勒住我的脖子，我感到强烈的窒息，使出浑身力气张大嘴巴呼吸，但那个人就是不肯松手。杨妞花想寻找答案，但无数次地搜遍记忆，一无所获。

杨妞花为此还求助过心理咨询师，对方解释：“有时候，人会主动忘记生命中真实发生的某段记忆，那是潜意识启动了它的保护机制。”

刚到邯郸时，余华英带不同男

人到同伙申老头家里，两个人聊着聊着就搂在了一起，直到现在，杨妞花还很怕看见成年男女在一起说笑。十几岁时，杨妞花去同学家做客，家里来了几位客人，有男有女，坐在沙发上聊天。有捂着嘴笑的，有仰着脸笑的，有边抽烟边笑的……杨妞花仿佛被电击了一般，大脑“嗡”的一声一片空白，一把拉住同学，踉踉跄跄地逃到门外。

余华英还曾带杨妞花到一个地摊吃炒饼，她要尿尿，余华英让她等着。小孩子憋不住，尿液流到了裤腿，余华英一气之下对杨妞花连踹四五脚，揪着头发，一把将她拽起来。再后来，憋尿成了杨妞花的生理习惯。如今和闺蜜互道关心时，杨妞花劝她们“别再熬夜”，她们总是叮嘱杨妞花“别再憋尿”。

那时，杨妞花的自卑、讨好，在心中滋生蔓延，如藤蔓缠绕，无

人察觉。“有些话，不能说，也不敢说。”在江苏打工时，杨妞花被误会偷了工友的裤子，她没有辩解；结婚后，在婆家，杨妞花什么活都抢着干，因为她怕再次无家可归；即便脚受伤打了石膏，也要骑着自行车为养父做饭。

老许搞不懂当时的她为什么那么死心眼。姐姐桑英听了以后，眼眶就红了，说：“因为她害怕。”桑英完全能理解，12岁就成了孤儿的她，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刻骨铭心。

救赎：“姐姐哭了，我也哭了”

太阳落山，天气渐渐凉了，镜头前的杨妞花扯了扯袖子，右手虎口位置的冻疮疤痕清晰可见。冻疮的故事来自那年，寒冬腊月，院子里很冷，被拐的杨妞花站在门外为余华英望风，太阳照在墙上，阳光走到哪，她就追到哪。当时的杨妞花并不知道冻疮不好恢复，直到后来，双手布满硬块，继而结痂流脓，留下了永远的疤。

长大后，杨妞花成为杨妞花自己的救赎，她的性格越来越好。每次出现在公开场合，她都打扮得光鲜亮丽，面对镜头侃侃而谈，她热情自信地活着，不哀怨，不卖惨，不悲观。她说自己每次出门时，都把自己捯饬得像个体面的人，因为想让大家知道，自己过得很好。

在杨妞花心中，光和太阳一直都在，她不要等光照进来，而是选择抓住它。

“你恨邯郸这座城市吗？”
“从来没有。”